

伍人魂

肖哥长传奇

陈荣华 著



佤山魂

肖哥长传奇

陈荣华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佤山魂：肖哥长传奇/陈荣华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ISBN 7-105-05672-X

I. 佤... II. 陈...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 第 066997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3.5 字数：340 千字

印数：0001—3500 册 定价：35.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第二汉文编辑室电话：010-64228001；发行部电话：010-64211734)

总顾问: 余炳武 洪 斌

顾 问: 罗华兴 林 俊

毕定龙 田曙光

田学明 王有明

肖子生

总策划: 陈荣华 肖炳华

序 言: 艾克拜尔·米吉提

摄 影: 杨 廷

题 词: 余炳武 洪 斌

序

艾克拜尔·米吉提

在云南,汉族作家写少数民族生活题材作品,是有传统的。上个世纪50年代,在冯牧同志的带领下,一批随军南下的军旅作家,投身于反映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创作,留下了一批迄今让众多读者喜爱的作品。

新时期以来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有一批长期生活或生长在云南的汉族作家,创作出反映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他们以满腔的热情讴歌那里的各民族人民,赞美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描绘那里美丽的风光。所不同的是,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里,对少数民族生活的切入视角却显得更为开阔些,对生活的开掘也更为深入些。他们的作品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

陈荣华却是另一种类型的汉族作家。他自幼在阿佤山长大,生活在沧源的佤族同胞中(沧源是我国仅有的两个佤族自治县之一)。他对佤族人民十分热爱,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熟悉佤族文化,熟悉佤族人民的生活。他曾创作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佤山泉》等一批文学作品,有的被译成佤族文字,还有的拍成了电视剧。

如今,在即将迎来沧源佤族自治县成立四十周年之际,他又创作出了反映沧源佤族人民生活画卷的长篇小说《佤山魂》。这对于企望了解阿佤山、了解佤族人民生活的读者来说,是一个新的提供。

在信息时代,特别是旅游成为时尚的今天,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一个角落保存有神秘色彩。不过,信息的赐予与旅游的收获并不能替代文学的享受。因此,在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全面旅游开发和加强信息沟通的同时,希望有更多的汉族作家来写一写那里的生活。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于北京

(本序作者艾克拜尔·米吉提系《民族文学》常务副主编)

引 子

黄昏。一位 73 岁的佤族老人在自家竹楼前，深情地眺望着。老人体态清癯，略显消瘦，但却神采飞扬，双目炯炯有神，看上去不过 60 多岁的样子。老人家居大班坝（联合）寨上首，这里长着无数的山花，有红的、黄的、蓝的、紫的、白的，万紫千红，犹如一群好温柔好漂亮的小姑娘含羞而笑，美极了！可爱的鸟儿在枝头跳跃着、追逐着、嬉闹着，唱出欢快动人的歌。微风吹拂，飘来一阵花果禾苗的清香，令人心旷神怡。放眼远方，群山连绵起伏逶迤无边，犹如绿色的汪洋大海。但见那绿浪之间，点缀着一片片南疆翠竹；峡谷深处，奔腾着一道道清澈小溪；向阳的山坡上面，排列着一层层云岭梯田；葱茏的大青树旁，掩映着一个个佤族寨子。家乡真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啊！老人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他耳边仿佛响起了 1964 年 2 月 28 日自治县成立时的喜庆锣鼓声和欢呼声，仿佛听到县委书记徐志林洪亮的声音：“沧源佤族自治县成立庆祝大会现在开始！请沧源佤族自治县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县长肖哥长同志讲话！”雷鸣般的掌声响起，老人激动起来，情不自禁地向前走了一步……

残阳如血，晚霞映红了天空。老人回过头来，却见竹笆墙上大红纸一排排写着的标语，好似魔鬼的眼睛一闪一闪的。“横扫

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反动头人肖哥长!”“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肖哥长!”老人心中一阵刺痛，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才短短的三年啊，政策怎么就变了个样呢!他无奈地摇了摇头，口中喃喃地自语道：“2月28日!今天又是2月28日，整整三年了!”

老人走进房中，关紧房门，走到屋中央的椅子上坐好。他拿起火把，慢慢地点着了早已准备好了的柴草，不一会儿火苗窜上了房子，熊熊大火燃了起来。

火光中，老人安详地端坐在椅子上，往事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

第一章

—

1894年的一天，大班坝部落大头人肖达勳家热闹非凡，不仅本寨的汉子们来了，周围寨子的大小头人们也来了，还来了几个汉族客商。肖达勳忙出忙进地招呼着客人，接受着人们的朝贺，高兴得合不拢嘴。原来，今天是他的大儿子出世，肖氏头人有了传人。

一阵婴儿的哭声传来，前来贺喜的埃帅头人开言道：

“达勳，快把你的老大抱出来接受洗礼吧！”

肖达勳听了，举头看看天上的太阳：

“好！就开始洗礼！”

佤族传统的婴儿洗礼仪式开始了。但见接生婆叶朵大妈把新生儿抱到水槽旁边，把包着的布解下来递给身边的一位少妇，然后把新生儿就着竹槽中流淌下来的山泉水从头到脚地仔细洗将起来。肖达勳和客人们紧张地观看着。婴儿的哭声变得凄厉了，肖达勳的心也跟着提了上来。这是祖辈传下来的规矩，经过如此洗礼的婴儿“干净”、疾病少而且比较能耐寒。一般说来，多数婴

儿都能顺利通过“洗礼”，只有极少数先天不足的才会被“神”领回去。但作为父亲，他不能不为自己的孩子担心。

终于洗完了。叶朵大妈接过少妇手中准备好的干净布把婴儿重新包了起来。奇怪的是婴儿的哭声没有了。肖达勳的心一下子又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他快步迎向叶朵大妈，把婴儿接了过来，定睛一看，刚才冻得发紫的小脸小嘴已经转红，小家伙居然睡着了。肖达勳不觉长长地呼了口气。

“哦！这孩子福大命大！”观看洗礼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欢呼。

“达勳，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埃帅头人热情地说。

肖达勳看了看大家，又看了婴儿一眼：

“按今天的属相，他应该叫‘埃嘎’，但叫这个名字的已经有好几个了。我想给他起个特别一点的名字。程老板！你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就请你帮起一个吧！”

被称作程老板的汉族客商一拱手：

“多谢肖大头人看得起我，程某深感荣幸！但我是外来汉族，起名不知是否合适？”

“程老板，达勳头人叫你起，你就起吧！”岩晓寨头人说。

“程老板，这是达勳头人对你的信任啊！”岩丙寨头人说。

程老板见众人附合，略一沉思后，开口说道：

“叫他‘肖埃长’好不好？‘埃’是佤族老大的排行；‘长’既希望他健康成长，又祝愿他长大后成为栋梁之才。”

“好！”

“这个名字不错！”

人们纷纷点头。

“好！就叫肖埃长！”肖达勳一锤定音。

“哦！”“哦！”“哦！”众人齐声欢呼。

见人们赞同，程老板从身上摸出一把带银项链的小金锁，给

婴儿戴在脖子上。

“这礼物太贵重了!”肖达勳有点不好意思收。多年与汉人打交道,他知道这类东西是汉家的心爱之物。

“肖大头人,承蒙您看得起我。按我们汉族的风俗,用了我起的名字,我就是这孩子的干爹,我们以后也就是干亲家了!”程老板豪爽地说。

“对!对!干亲家,干亲家!”肖达勳高兴地握住了程老板的手。

这时,一少妇来到肖达勳面前:

“大头人,都准备好了!”

肖达勳将肖埃长递给叶朵大妈抱进去后,举手招呼大家:

“鸡肉烂饭和水酒已备好,请大家入席。今天晚上,我们要通宵打歌!”

二

转眼九年时间过去了。肖埃长和大班坝寨里的小伙伴们无忧无虑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那时山寨还没有学校,埃长和其他孩子一样重复着放牛、砍柴、打猪草、照看弟妹的劳作。每年春夏两季,程老板总要到阿佘山来一趟,顺便也教埃长认几个字,虽然每次时间不多,所认的字有限,但几年过去,埃长却也识了不少字,是小伙伴中惟一的小秀才。

埃长个头不高,但生得壮实,力气比同龄的伙伴大,又是大头人之子,自然成了娃娃头,全寨的孩子都听他的号令。埃长常带着大家摘野果、采蘑菇、掏鸟蛋、挖竹笋、捞鱼摸虾等等,生活得十分逍遥自在。

这一天,埃长把牛赶到一处水草茂盛的地方让其自由地吃着,让心爱的猎狗“黑崽”和“花花”照看着,便去摘了些橄榄果和酸多依,还掏了一窝小山雀,与叶榕玩起了“过家家”。叶

榕是隔壁尼块大叔家的大女儿，是和肖埃长一起玩大的，聪明伶俐，从小就是个招人喜爱的小姑娘，只是身体有些单薄。埃长理所当然地成了她的保护神。埃长掏来小山雀的时候，叶榕已经生好了火，从筒帕里拿出了红薯、芭蕉还有装在篾盒里的午饭等。埃长把小山雀放到火上烧，叶榕却又拿出一个布娃娃。

“好啊叶榕！你还怪会准备的嘛！这样吧，你当阿妈我当阿爸，这是小埃……”埃长高兴地说。

“你去挑水，我做饭，再给小埃做个漂亮的小床。”

说罢，叶榕采来山花，真的给布娃娃做了个五彩缤纷的小床。埃长从小溪边抬来两葫芦清澈的山泉水。叶榕洗过手，把那些果品分别放到洗好的竹碗和篾箩里，跟饭菜摆在一起，亲热地叫着还在火堆上烤小山雀的埃长：

“小埃他爸，开饭了！”

吃饱了，也玩够了，叶榕若有所思地望着埃长：

“埃长哥，长大了你来串我，我做你婆娘，好吗？”

“好啊！我就想要你做我婆娘，长大了你可不许跟别人好！来！吃了这两个芭蕉，以后哪个变心是狗日的！”

“为什么要吃芭蕉？”

“那天欧克姐嫁给赛茸哥时，赛茸哥不是喂她芭蕉吗？她也喂赛茸哥吃了一个！大人们说，芭蕉只有一条心，吃了芭蕉就不会变心！”

吃完芭蕉，两人头顶头手贴手地抵起角来，接着又在草地上滚来滚去，格格的笑声在山间飘荡。一头健壮的老牛抬起头惊异地望了他们一眼，又若无其事地啃青草去了。

三

不知是谁得罪了老天爷，大旱之后紧接着又是洪涝灾害，许

多田地里颗粒无收，百姓们靠山茅野菜、树皮草根充饥，饥寒交迫，不断有人病死、饿死。大头人肖达勳心急如焚。为了给寨民们弄点粮食，他上埃帅，下澜沧；出勳省，入双江，四处奔波。到处都闹饥荒，肖达勳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仅筹借得八百来斤红米，他把粮食运回大班坝后，终因操劳过度病倒了。

老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肖达勳这个平日极少生病的汉子，竟然一病不起。那时山寨缺医少药，家中亲友和寨里的乡亲们到处去请人来医，埃帅大头人也派人来看，肖达勳还是一天比一天消瘦。

这一天，肖达勳感觉到了死神的召唤，于是强打精神，把肖埃长和他的两个弟妹共三个子女还有肖埃长他妈娥喜及寨里的小头人尼板等人都叫到病床前，交待后事。

肖达勳看了看围在竹床旁边的人们，问尼板：

“尼板啊！粮食分下去了吗？”

“大头人，按您的吩咐，根据各家各户人口和断粮情况，粮食已经分下去，优先照顾老人和孩子。”尼板双手握着达勳的手说。

达勳欣慰地笑了笑：

“好！记着明年收了粮食，一定要如数归还给人家！”

“哎！”尼板使劲点了点头。

肖达勳抬了抬手，把肖埃长叫到跟前：

“孩子！阿爸走后，你要帮助阿妈照顾好弟妹，今后你长大了，要担负起振兴大班坝的重任！”

肖埃长听了，含泪点点头：

“阿爸！我记住了！你放心吧！”

肖达勳用力握了一下儿子的手，停止了呼吸。

阴风惨惨，人们伤心落泪，老天爷也仿佛感知了自己的过错，下起了潇潇细雨。肖埃长明亮的眼睛里滚落出颗颗泪珠，他

不相信高大、强壮、像山神一样伟大的父亲就这样走了！他紧紧地咬着嘴唇，嘴角流出了鲜血，却没有哭出一点声音。

四

古老的原始森林茫茫无际。肖埃长爬在一棵大树上，摘取那熟透了的果子吃。这种果子当地人称为“考钮崩”，翻译成汉语就是“姑娘果”，成熟之后，不但可以吃饱肚子，而且味道还很好。

埃长吃饱之后，溜下树来，就在树下草坪上练开了拳脚。他边想着山洞中的神秘图画，边认真练习，渐渐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练了一会儿，埃长感到有些想不明白时，便停了下来。他仔细想了想，又试着练了一会儿，又停下来想了想，就这样想想练练，不知不觉天快黑了。埃长擦了擦汗，拿起长刀和筒帕，向山洞走去。

这山洞的洞口非常隐密，不到近前不易发现。肖埃长来到山腰峭壁悬崖下，转过几棵大树，左右看了看，见无人跟踪，这才拨开草丛树枝，走进洞内。

洞口虽小，一路进去，洞内却越来越大。到了大厅，更是十分的宽敞，可以容纳数百人。洞内光线较暗，但通风良好，深不见底，好似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无底洞”，岔洞也很多。洞中有着无数的钟乳石，有的像观音，有的像罗汉，造型千姿百态，令人目不暇接。轻轻敲一敲，钟乳石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十分悦耳。

肖埃长来到一岔洞中，面对着洞壁上神秘的崖画拜了拜，又陷入了沉思。

三年前，埃长 12 岁。一天，埃长在寨外放牛回来，正要走

进寨子，突然树后闪出一个人，将他拉到一旁。

“干爹！”肖埃长看到程老板，十分高兴。

“埃长！快跟我走！”程老板低声说着，拉着他向拴在一旁树上的马走去。

“干爹，我们应该先回家呀。”肖埃长不解地说。

“有人要害你，回去有危险！”程老板不放心地说。

“可我总得跟阿妈说一声呀！”

“唔……好吧，去跟你阿妈说一声，再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但是要快！”程老板看了看天色，犹豫了一下，想到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只好同意让埃长先回家一趟。他拔出一支当时在边疆比较少见的左轮手枪，拉着埃长小心翼翼地走进寨子。

肖埃长看到程老板这个样子，不知要发生什么事，心儿扑扑直跳，只得随程老板向家中走去。

埃长跟着程老板悄悄摸回到家门口，幸喜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程老板收枪入鞘，两人一起走进家中。埃长母亲和弟妹们都在家。母亲见程老板来了十分高兴，正要张罗着去滤水酒，被程老板制止了：

“嫂子，赶快收拾一下，我得带埃长出去一段时间。”

“孩子跟你出去，肯定能学到不少东西。不过埃长还小啊，等他大一点，你带着他也方便些。”埃长母亲以为程老板要让埃长跟他去做生意。肖达勳在世时就说过，要让埃长跟他干爹学会做生意。

“不！嫂子！我不是为了做生意的事。最近不知哪里传出的消息，说达勳大头人传给埃长一件宝物，有许多道上的‘朋友’要来抢夺。我一得知这个情况，便感到埃长有危险，急忙赶来。”程老板看到不说清楚埃长母亲不会让埃长走，天色又不早了，只得开门见山地讲出原因。

“宝物？我没有听达勳说过。埃长，你阿爸单独留下什么东

西给你吗?”

“阿爸就给我留下了他的长刀和弩箭，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埃长摇了摇头，他拿下柱子上挂着的长刀和弩箭，给阿妈和干爹看——这不过是每个佉族成年男子都随身携带的寻常之物。埃长年幼，尚未随身携带。

“没有宝物，恐怕麻烦更大!”程老板皱了皱眉，掏出一把银元递给埃长母亲：“嫂子，你们多保重，凡事小心!我先带埃长出去躲避一段时间。”正在这时，埃长叫道：“干爹，有人来了!”

五

一股强烈的恶臭气味使埃长从回忆中惊醒过来，他定睛一看，一条巨蟒张开血盆大口，两只铜铃大的眼睛闪着绿莹莹的亮光，正在向他吹毒气。埃长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想起阿爸曾说过，大蟒蛇吃人就是先向人吹毒气，把人迷晕了，然后整个儿把人吞进肚里。他急忙定了定神，憋住呼吸。

埃长在洞中住了两年多，对洞中的地形极为熟悉，他在憋住呼吸的同时，迅速隐到一个较大的钟乳石后。

那蟒蛇正待吞吸美食，突然不见了目标，当即跟踪追来。

埃长见蟒蛇追来，只得躲避，他利用洞中的钟乳石，灵巧地急转弯，跳跃奔跑。

那大蟒蛇足有3丈多长，小水桶般粗。巨大的身躯使它反而不如小蛇灵活。蟒蛇见追不上埃长，不由得发怒，尾巴左右甩了几下，就将碗口粗的钟乳石打折了好几根。

若是三年前埃长见蟒蛇这等凶猛，早就吓晕了。但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炼，他知道只有靠自己的勇敢才能救得了自己。他从一个岔洞跑向另一个岔洞，一面躲避着蟒蛇，一面向放着弩箭和长刀的大洞厅跑去。

埃长跑到大厅，眼看就要拿到长刀和弩箭了，突然“呼”的一阵风从身后卷来。他来不及多想，纵身一跃，当即抱住一根倒垂下来的钟乳石。也就在这时，大蟒蛇带着腥风从脚下飞过。

原来那蟒蛇来到大厅，突见宽阔，运尽力气滑翔过来，妄想一击成功。它见埃长突然上跃，来不及停身，尾巴向上一甩，扫着了埃长的脚跟。埃长只觉得痛彻肺腑，忍不住哎呀一声从钟乳石上掉了下来。

大蟒蛇滑出去好远一段尚未能转过头来。埃长不顾疼痛，急忙抢到自己的简易小床面前，抓起弩箭和长刀，张弓搭箭向蟒蛇射去。

弩箭“嗖”地一声正射中蟒蛇脖子，然而大蟒只是略感疼痛，那箭没能穿透它的厚皮，从鳞壳上滑飞了。

大蟒转身又扑了过来，埃长心想跑是跑不过它的，还是以躲避为妙，最好能够放把火，把大蟒吓跑。于是他利用洞中的钟乳石前后左右地躲闪腾越，把那大蟒也累得够呛，只是总没能找到机会放火。这时埃长眼看蟒蛇扑过来，又一次向钟乳石后隐去，不料那蟒蛇学得乖了，尾巴卷将过来，终于把埃长卷住了。

埃长直感到蟒蛇卷着处像套上了一道道铁箍，越箍越紧，其滋味犹如孙悟空被唐僧念了紧箍咒，然而孙悟空虽然疼痛，却不会被咒死，蟒蛇却不但会勒死你，而且还要吸干你的血，把你吞进肚子里。

好在埃长手中拿着长刀和弓弩，他丢下弓弩，双手握紧长刀，狠命地向下锯，把蟒蛇的尾巴锯成了几节。

蟒蛇毕竟没有人的智慧，它的尾巴一段被锯后，大痛之下，头带着身子向前飞去，在洞中的大厅中乱窜乱滚，一时没有来对付埃长。等它血快流干，精疲力尽之时，才张开血盆大口来吞埃长，埃长这时已平端弓弩，“嗖”的一箭射入蟒蛇口中，蟒蛇头垂下来，又翻滚了一阵，终于死了，埃长却一屁股坐在地上，再